

独立文丛

# 夜之细声

凸凹

独——立——文——丛

夜之细声

凸 凹 著



夜之细声 / 凸凹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9  
(独立文丛)

ISBN 978-7-5110-0974-6

I. ①夜… II. ①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5875号

## 夜之细声

作 者：凸 四

丛书策划：祝勇

责任编辑：李忠孝 王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总发行人：俞晓群

出 版：海豚出版社

网 址：<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100037

电 话：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010-68998879

印 刷：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10.25

字 数：163千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110-0974-6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 · ·

夜之细声，是一篇文章的题目，缘自美国随笔大家怀特之手。

在这篇文章中，怀特记述了他阅读梭罗《瓦尔登湖》的感受，娓娓道来，有自然起伏的情感律动，好像他早已把自己和梭罗融在了一起，心心相印，一同成长。

夜之细声，自然是翻书的声音，是有关阅读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很美，温柔的夜色，会心的阅读，意绪安详，有宗教气息。因而他说，阅读，是人逃离红尘，回归内心之旅。

梭罗的逃离，选择了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在湖畔筑屋，简约物欲，放逐心灵，体验与发现人在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图谱和生存可能。他所得多多，归结为一点：金钱，只是为多余的欲望买单，人类本性上的满足，是与物质的多寡无关的。

梭罗的方式让人感到古怪，被看做是“未开化的人”。怀特则认为，正是这种“未开化”的状态成就了梭罗，让他抓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困境和人追求精神升华的能力，并将三者对应思考，推出了一道富含维他命的济世菜肴，供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日子里获取营养。怀特干脆说，梭罗及他的《瓦尔登湖》如果少了一些古怪，也就少了一些精彩，也就少了一些反拔的力量。

由怀特的思绪，我不禁想到：对梭罗的认识，本质上是个生存观念问题——太开化的人，用身外的标准衡量生活；“未开化的人”则用内心的标准。人一旦回归内心，就拥有了定力，进入纯净和质朴的境界，一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其奈我何哉”式的生命自适，痛苦远去，幸福翩然而至。也就是说，有了内心的标准，“贫穷”和“饥饿”这类生存窘境，也就不再可怕了。

怀特读梭罗，我读怀特，三个人的心因字纸而连接在一起，虽夜色静虚，但内心充盈，感到孤独与寂寞，其实也是一种美。

因为在阅读的时候，无形的时间变成了一条有形的溪流，阅

读者静静地坐在岸边，一如垂钓者在等待鱼。只要读得下去，终有鱼漂浮动、鱼线颤抖，鱼儿上钩的时候。长久的等待，也是好的，不容易的得到，才让人兴奋不已。

正如垂钓并不是为了吃，读书也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得到一种叫“会心”的东西。情人在一起喁喁私语，竟至通宵达旦，说的几乎都是无用的话，却有不可言说的幸福感觉。因为他们彼此会心。会心，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快乐共振的状态，这一刻，超越了现时功利。所以，阅读之乐，类似于情人之乐。

因此我想，怀特的所谓逃离红尘，回归内心，指的并不是逃避现实，自我封闭，而是说，阅读活动可以缓解个体的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沉浸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因为拥有了内在的享受，便不会再斤斤计较于现实生活的缺斤短两及冷热浮沉，就变得平静、从容、大度、优雅，看世界的目光也就妩媚了。一如梭罗所说：“我们居住的这个离奇世界，不仅仅便利，而且奇妙；不仅仅有用，而且美好；不仅仅供人使唤，还能拿来赞叹和欣赏。”

对这点，怀特的感受是深的——“我愿意在梭罗的陪同下，漫步乡间，观赏当代风情，体察今天的暴风雪，指点明日的湖光山色，为我的罪孽，道出早该道出的歉疚。”

阅读居然能给人带来感恩的情怀，大善存焉！

怀特的书，我是从三联韬奋书店买的，共两卷，一卷是《这

就是纽约》，另一卷则是《重游缅湖》。《夜之细声》一文刊于后者，小辑的栏题叫：书、人与写作。它集中论述了人与书的关系，给人的启示多多，是最堪细细思量的部分。

北京的三联韬奋书店，有三层的店面，在每层楼梯的台阶上，都坐满了阅读者，他们静静地翻书，确定最需要的候选。那个阵势，像教徒寻找福音，让人肃然起敬，不敢大声讲话。有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窄短的裙装，坐在那里，低头阅读，露出两条白润、浑圆的膝盖，有逼人的性感。如果她游走在城市的街头，一定会激起一些复杂的欲念，但此时的她，是那么专注，给人一种贞淑无邪的感觉，让人看到圣洁之光，内心立刻就纯净了。

夜晚的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延续了这种纯净，让人远离了动物属性，在不断净化中，心中有了光亮。

2011年10月18日于北京石板宅

目	纯朴之香	- 1
录	难耐平庸	- 8
	清明读札	- 15
	雄踞之处，未必是巅	- 22
	私密的阅读	- 30
	幽光独照	- 35
	作家之所以伟大	- 43
	思在别处	- 50
	验证	- 57
	过度而反	- 63
	生日暖吟	- 68
	万物生长，诗人复生	- 77
	杂语	- 86
	咫尺之艰	- 94
	本性的力量	- 102
	善待“过程”	- 108
	埃林·彼林在中国街头	- 117
	地母	- 129
	细香	- 135
	阅读而行远	- 141
	无影之形	- 148
	草木人生	- 156

吃的名分	- 162
“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 169
午夜伶仃	- 176
四月日记	- 183
门外剧谭	- 215
鲁迅与我	- 227
素心读木心	- 237
构建大历史散文的新规则	- 241
动人心弦的抒情史诗	- 246
别样视角看文章	- 252
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 259
盛大的阅读——向文学的伟大致敬	- 267
大道低回	- 273
永远的文学	- 282
史铁生与“纯洁的精神”	- 288
以生活为本	- 295
走出困境	- 309

## 纯朴之香

· · · · ·

一进三月，菜摊上就有了香椿。那时，天气还有很深的寒意，或许还有零星的雪飘下来。所以，摊位上的香椿，均是幼芽，一掬的样子，就卖到三十块钱。多数人都觉得贵，没有购买的欲望。而我，却像赴一个期待太久而终于到来的邀约，急迫地走到摊贩跟前，也不跟他砍价，径自买下。如愿以偿，心里欢笑。

这时的香椿，涵养了一冬，风霜雨雪都化成了它的筋脉，物华入骨，不仅滑嫩，且香得浓郁，能荡涤心中的积郁。

不需热炒，清盐陈醋拌一下，就胜过膏腴与厚味。

到了四月，香椿就老了，一大捆的枝叶放在那儿，仅需有数的几个钱。人们就更不屑于光顾，觉得这时的香椿，淡得仅剩余香，几乎算不得什么口味了。然而我还是毫不迟疑地买。拿到灶间，沸水焯过，冷水淘洗，刀截盈寸，还是清盐陈醋地拌一下，便忘情地品味它的不香之香。这种香味，似有似无，却真实可感，且邈远绵长，一如不求婚姻的那种感情，清纯得平淡，却足可解忧，消减寂寞。

三月的浓郁，四月的清淡，虽然香得有别，但都是香椿这种植株，顺应天地的时序，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口味。因为没有人工作巧，不紊乱内在的生长，没有突变基因，是健康的品质，不欺人的味蕾。换句话说，就像两类文章，虽风格不同，但都言之有物，有朴素的感情在其中，实实在在地对世道人心有用，便不分高下，均可读。

我不禁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我们的读书和写作。

过去的著作，为什么有的留下来了，有的随时间湮灭了？或许就与它是否呈现了真实的人性、书写了朴素的感情有关。

近读芥川龙之介的《文艺杂谈》，知道他也有类似的看

法。他说——

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够像小说那样能较好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但同时，也没有像小说那样，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失去效力的。不错，为了知道昨天的生活，必须读昨天的小说。但那也只是“为了知道”，未必能够感受到令心灵震撼的生命力量。过去的小说，或许还有一些可读之处，但是，只为了读那几行还洋溢着真实的文字就读破几百页小说是需要耐力的，而有这样强劲的韧性的人是没有的。为什么《源氏物语》、《万叶集》能让我们常读不弃？因为它里边有最朴素的心情，比如男女相爱、老牛舐犊。所以，只有如实地表现出这种“朴素心情”的作品，才可以超越时代。

芥川龙之介说这话的时候，已进入暮年，是他一生的阅读与写作实践的切身体验，是可信的。

所以我想，戮力于故事的编织，用功于技巧的经营，往往是没用的。普通人读书，不同于专门家的“为了知道”，并归纳出知道了什么，去“指导”别人，而是为了寻找对一己人生有用的东西，以补益于心灵，生活得好一些。其中，真实的人性、朴素的感情，正是他们寻求的滋补，一如冬虫

夏草。

据说，有人爬梳了一下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认为真正立得住的长篇小说只有路遥的一部《平凡的世界》。其实路遥也是想像巴尔扎克一样做“时代的书记员”，写出恢宏的史剧的。无奈他是个悲情人物，有太多的人生苦难，“猪洗干净了又滚进泥里，狗吐了又吃进自己的肚里”是他的生活常态。所以，他虽然从大处立意，但一下笔就陷进了小人物喜怒悲欢。这就不一样了。因为小人物是土地上的生存，类同草木四季，是真实人性、朴素情感滋生的地方。这样一来，几乎每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卑微，因而欢情与愁绪，幻灭与新生，都是“我”的。

说到巴尔扎克，尽管他创作的《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并被恩格斯称之为“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但今天看来，时代之大，大而无当；游笔之繁，泥沙俱下——与人隔处多多。如果没有葛朗台的吝啬，欧也妮的温婉，真是不忍卒读。所以，读巴尔扎克要“跳读”，拨云见日，在柳暗花明处徜徉就是了。

但是，这也正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

也证明了一点，书存活于史册，与活在人心里，是不一样的。

从过去的著作可以看出，文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

或可以说，其根本的原则就在于，不能主观臆断，不能观念先行，还要放低写作的姿态，贴近世道人心，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思考，去写。便须有老实的态度，既不揠苗助长，也不人为矮化，写植株实有的高度；也须有对生活的敬畏，不能为了深刻、独特和所谓的“新体验、新价值”，就蔑视世间的原始生态，扭曲、臆造人性与物象，甚至刻意追寻变异、变态。变态的东西可能新鲜——龚定庵的病梅是景，但人病总是病。即便小病是趣（鲁迅语），大病绝对是灾难。

什么是生活的逻辑？

高崖下必有深潭，水深处才有奇鱼。

芥菜放花于春野，鸣蝉只属于秋树；冰天雪地才有银狐，暑热之中只有汗喘的豺狗。

老牛舐犊，必是己出之子；幼鹿失母，必于沙海长哭不已。

迎娶的爱情是平静，偷来的爱情则是惊悚。

谷崎润一郎说，即便是淫妇，也能被看做是纯洁和崇高的，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是，之所以把女人看得崇高，往往是与之相恋之时，其他的时候，不可爱依旧是不可爱的。

又说，女人的风情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人与生即来，有人即使是煞费苦心地装点也终归徒劳，只能是东施效颦。有人虽花容月貌却了无风情，有人虽其貌不扬，然而声音、皮肤、体态都不可思议地透出种种风情。

富德芦花说，再美的音乐也让人愁肠百结。因为美的东西往往让人顿生柔情，内心脆弱。

又说，生命存于希望，幸福源于淡泊，感恩出于贫穷。

还说，人真是个复杂的动物：浮华之中思淡泊，淡泊之至慕红尘。

种种，种种，人之常情，物之本欲（象），自然递嬗，情同此理，便是生活的逻辑。

据此，有必要建立或者提倡一种与之对应的书写伦理，即：自然的书写，或朴素的书写。这种书写，不是所谓的自然主义文学风格，也不是对生活的匍匐，而是以呈现真实的人性、本质的物象和朴素的感情为指归、为珍重。

其实这样的书写是难的。

须浑浊之后的清澈，世故之后的天真，欲望之后的淡定，丰富之后的简单，繁华之后的简约，所得之后的放弃，匍匐之后的高远……

山巅之上，万物尽收眼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朴素书写的种种品质，要有眼界，要通透。此从何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

不言而喻，自然的书写，文字与技巧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生命的格局、心灵的品位和活着的功夫。

有了这样的底蕴，才一如香椿，当浓时则浓，当淡时则淡，不误时序，体恤人心，自然生发，其所贡奉，均是香的本质。

2009年5月16日于北京石板宅

## 难耐平庸

海涅曾很心碎地说过一句话：“夜间，想到德国，睡眠便离我而去，我再也无法合眼，泪流满面。”

这句话，也令我失眠，辗转榻上，久久沉吟。后来，我终于得出一种破解：心碎的深处，与日耳曼民族跌宕的历史有关。

这个民族，既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相对论，尼采、黑格尔、马克思伟大的哲学，贝多芬、瓦格纳伟大的音乐和歌德的伟大诗篇，也频生恶魔，包括希特勒、纳粹和法西斯主